

老殘

清 劉鶚 著

將記



老残游记

[清] 刘 鹗 著

老 残 游 记

〔清〕刘 鹗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 华 书 店 总 经 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9 印张 270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228—03660—3/1·1309

定价:7.00 元

前 言

《老残游记》是清末刘鹗以“洪(鸿)都百炼生”为笔名写的一部章回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它“叙景状物,时有可观”,“而攻击官吏之处亦多”,把它列为清末著名谴责小说之一。一般学者普遍认为,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在“四大谴责小说”中最为突出。近年来,这部小说已引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的注意,1994年“刘鹗及《老残游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便是这种注意的成果。

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他虽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但却自幼受到西方文化、近代科学的影响,精通数学、医学、商务、电学、测量、机器船械、水利工程,尤其精通治河。他曾经参加郑州黄河合龙,后又调往山东,任黄河下游提调;经山东巡抚福润保送到总理衙门“考验”,以知府任用。于是刘鹗雄心勃勃,想办一番扶衰振敝、养民富国的事业。他受洋务派影响很大,要在振兴实业上着手。首先是向清政府建议,借外资修筑津镇(天津——镇江)铁路,结果受到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他又计划在山西开矿,主张“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这在当时是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主张,因而事情还没办,就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刘鹗被斥为“汉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他以低价向俄国占领军购出太仓储米,办理平糶,解决北京粮荒问题。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守旧派官僚以“通洋”,“私售仓粟”罪把刘鹗逮捕起来,流放新疆。次年七月,刘鹗因中风死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年仅53岁。

刘鹗生当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清政府覆灭的前夕。他目睹

中华民族遭受的深重灾难,抱着对国家、社会的深厚感情,写了《老残游记》二十回。之后又写了二集九回、外编残稿约一回。是书首先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绣像小说》连载,翌年在天津《日日新闻》重新发表,后单行,我们这里即据单行本排印。

《老残游记》通过主人公江湖医生铁英(老残)在山东的所见所闻,抒写了自己对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深切感受 and 不满,揭露和批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两种不同类型的封建官僚。

第一类是“清官”。作者说:“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他认为,“清官”自以为清廉,不要钱,总觉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所以就可以无所不为,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官愈大,害愈大,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因此,作者要揭发他们的罪恶,警告他们不要以为“不要钱”便可任性妄为。这样的见解、这样的作品,都具有首创性,勇气亦甚可嘉。《老残游记》抨击了两个“清官”——玉贤和刚弼。

玉贤是山东曹州府的知府。他不择手段,陷害良民,“赛过活阎王”。此人在任不到一年,站笼里就站死了 2000 多人,其中“大约十分中九分半是良民”。但是在他的血腥统治下,老百姓只有忍气吞声,甚至还得含着眼泪称他为“清官”、“好官”。

刚弼,一向以“清廉”自命,主观武断,刚愎自用。作者着重写了他到齐河县会审一件毒死 13 口人的命案。他既不认真研究案情,也不深入查访了解,就凭自己的主观臆测,认定魏谦父女是毒死人的凶手;而且一意孤行,不和齐河县知县会商,就给他父女带上手铐脚镣,并滥用重刑,企图使魏氏父女屈打成招。同时摆出一副“清官”的面目,把魏家仆人托人向他说情行贿的银票当做坐实魏氏父女杀人的凭证,再一次严刑拷问,逼取口供。在他的淫威下,许多无辜的百姓遭了殃。

第二类是“庸吏”。小说写了庄官保和史钧甫这两个泥古不化、不从实际出发、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无知庸吏。庄官保是山东巡

抚，史钧甫是他的幕僚、候补道台。他们在治理黄河问题上，盲目相信西汉贾让“不下河争地”的论调，轻率地做出废弃民埝、退守大堤的决定，以致十几个县、几十万老百姓的生命财产被黄水吞噬。为了进一步写出受灾人民的悲惨遭遇，作者还通过一个身受其害、以致家破人亡、被迫沦落为妓女的翠环和另一个妓女翠花，揭露了庄官保和那些“总办、候补道、王八蛋大人们”的罪恶行径，抒写了作者的愤懑和不平。

《老残游记》塑造了上述两类官僚形象，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使我们对清末黑暗腐朽的封建统治、对某些“清官”的真实面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使我们对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的民间疾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应当说，它的基本倾向是进步的，是全书的精华部分。

《老残游记》的艺术成就，在晚清小说中是较为卓越的。最引人注目的，是这部小说在“叙景状物”方面取得的成就。

《老残游记》长于描绘，自然景色，一经作者点染，便成妙境。如第二回，写老残在济南大明湖上、铁公祠前远望对面的千佛山和俯视湖水里的“佛山倒影”，把山色、湖光写得十分形象逼真，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字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那大明湖业已澄净的同镜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映在湖里，显得明明白白。那楼台树木格外光彩，觉得比上头的一个千佛山还要好看，还要清楚。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却有一层芦苇，密密遮住。现在正是看花的时候，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气的斜阳，好似一条粉红的绒毯，做了上下两个山的垫子。

又如第十二回写老残在寒风凛冽的黄河堤上，观看因凌汛从上

游流下来的冰块“后冰逐前冰，相陵复相亚”彼此重叠插压的情景，以及月光下观看云、山奇特的景色，不仅刻画入微，而且新颖生动，不落俗套。尤为可贵的是，作者笔下的景色，总是有其鲜明的个性。

《老残游记》刻画人物也非常具体生动。

如第二回写老残在明湖居听白妞(王小玉)姊妹说唱山东梨花大鼓，首先通过高升店茶房事先的介绍，写了白妞的聪明和对改革梨花大鼓曲调所做的努力；见到本人后，又细致地刻画了白妞的外貌，尤其是她那双眼睛。写她悠扬动人、不同寻常的唱腔的那段文字，更是脍炙人口。音乐声韵本来是属于听觉的，很难表现的东西，可是由于作者体味深切、想象丰富，他一连用了许多极其生动、具体、形象的比喻，把声韵写得可捉可摸，视而可见，呼之欲出，给人以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老残游记》中还出现了长段的心理描写，这在我国以前的小说中也是少有的。

《老残游记》的缺陷也很明显。从内容上看，它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抱着敌视的态度，甚至进行诋毁和诬蔑。从艺术上看，小说的情节缺少提炼，有些情节，游离于结构之外。有些描写，与全书主要故事缺乏紧密的联系，也不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与其说是小说中的景物描写，不如说是穿插进去的一些散文。

自叙

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咷。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

马与牛，终岁勤苦，食不过刍秣，与鞭策相终始，可谓辛苦矣，然不知哭泣，灵性缺也。猿猴之为物，跳掷于深林，厌饱乎梨栗，至逸乐也，而善啼；啼者，猿猴之哭泣也。故博物家云：猿猴，动物中性最近人者。以其有灵性也。古诗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断人肠。”其感情为何如矣！

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哭泣计有两类：一为有力类，一为无力类。痴儿騃女，失果则啼，遗簪亦泣，此为无力类之哭泣。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此有力类之哭泣也。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之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思想向谁说？”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万艳同杯”者：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也。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

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

目 录

第 一 回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	1
第 二 回	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	7
第 三 回	金线东来寻黑虎	布帆西去访苍鹰·····	13
第 四 回	官保求贤爱才若渴	太尊治盗疾恶如仇·····	19
第 五 回	烈妇有心殉节	乡人无意逢殃·····	25
第 六 回	万家流血顶染猩红	一席谈心辩生狐白·····	32
第 七 回	借箸代筹一县策	纳榷闲访百城书·····	39
第 八 回	桃花山下月遇虎	柏树峪雪中访贤·····	47
第 九 回	一客吟诗负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谈心·····	54
第 十 回	骊龙双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声叶筌篋·····	61
第十一回	疫鼠传殃成害马	獬犬流灾化毒龙·····	67
第十二回	寒风冻塞黄河水	暖气催成白雪辞·····	74
第十三回	娓娓青灯女儿酸语	滔滔黄水观察嘉谟·····	83
第十四回	大县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蚁分送馒头·····	90
第十五回	烈焰有声惊二翠	严刑无度逼孤孀·····	96
第十六回	六千金买得凌迟罪	一封书驱走丧门星·····	103
第十七回	铁炮一声公堂解索	瑶琴三叠旅舍衔环·····	111
第十八回	白太守谈笑释奇冤	铁先生风霜访大案·····	119
第十九回	齐东村重摇铁串铃	济南府巧设金钱套·····	126
第二十回	浪子金银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134

附 录：《老残游记》续集遗稿目录

第 一 回	元机旅店传龙语	素壁丹青绘马鸣	147
第 二 回	宋公子蹂躏优昙花	德夫人怜惜灵芝草	154
第 三 回	阳偶阴奇参大道	男欢女悦证初禅	160
第 四 回	九转成丹破壁飞	七年返本归家坐	167
第 五 回	俏逸云除欲除尽	德慧生救人救溺	174
第 六 回	斗姥宫中逸云说法	观音庵里环翠离尘	181
第 七 回	银汉浮槎仰瞻月姊	森罗宝殿伏见阎王	189
第 八 回	血肉飞腥油锅炼骨	语言积恶石磨研魂	196
第 九 回	德业积成阴世富	善缘发动化身香	203
《老残游记》外编卷一〔残稿〕			210

第一回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

话说山东登州府东门外有一座大山，名叫蓬莱山。山上有个阁子，名叫蓬莱阁。这阁造得画栋飞云，珠帘卷雨，十分壮丽。西面看城中人户，烟雨万家；东面看海上波涛，峥嵘千里。所以城中人士往往于下午携尊挈酒在阁中住宿，准备次日天未明时，看海中出日，习以为常。这且不表。

却说那年有个游客，名叫老残。此人原姓铁，单名一个英字，号补残，因慕懒残和尚煨芋的故事，遂取这“残”字做号。大家因他为人颇不讨厌，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残。不知不觉，这“老残”二字便成了个别号了。他年纪不过三十多岁，原是江南人氏。当年也曾读过几句诗书，因八股文章做得不通，所以学也未曾进得一个，教书没人要他，学生意又嫌岁数大，不中用了。其先他的父亲原也是个三四品的官，因性情迂拙，不会要钱，所以做了二十年实缺，回家仍是卖了袍褂做的盘川。你想，可有余资给他儿子应用呢？

这老残既无祖业可守，又无行当可做，自然“饥寒”二字渐渐的相逼来了。正在无可如何，可巧天不绝人，来了一个摇串铃的道士，说是曾受异人传授，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这老残就拜他为师，学了几个口诀，从此也就摇个串铃，替人治病糊口去了；奔走江湖近二十年。这年刚刚走到山东古千乘地方，有个大户，姓黄，名叫瑞和，害了一个奇病：浑身溃烂，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今年治好这个，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经历多年，没有人能治得。这病每发都在夏天，一过秋分，就不要紧了。

那年春天，刚刚老残走到此地，黄大户家管事的，问他可有法子治这个病。他说：“法子尽有，只是你们未必依我去做。今年权

且略施小技，试试我的手段。若要此病永远不发，也没有什么难处，只须依着古人方法，那是百发百中的。别的病是神农黄帝传下来的方法，只有此病是大禹传下来的方法。后来唐朝有个王景得了这个传授，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此方法了。今日奇缘，在下到也懂得些个。”于是黄大户家遂留老残住下替他治病。却说真也奇怪，这年虽然小有溃烂，却是一个窟窿也没有出过。为此，黄大户家甚为喜欢。看看秋分已过，病势今年是不要紧的了。大家因为黄大户不出窟窿，是十多年来没有的事，异常快活，就叫了个戏班子，唱了三天谢神的戏，又在西花厅上搭了一座菊花假山，今日开筵，明朝设席，闹的十分畅快。

这日，老残吃过午饭，因多喝了两杯酒，觉得身子有些困倦，就跑到自己房里一张睡榻上躺下，歇息歇息。才闭了眼睛，看外边就走进两个人来：一个叫文章伯，一个叫德慧生。这两人本是老残的至友，一齐说道：“这们长天大日的，老残，你蹲家里做甚？”老残连忙起身让坐，说：“我因为这两天困于酒食，觉得怪腻的慌。”二人道：“我们现在要往登州府去，访蓬莱阁的胜景，因此特来约你。车子已替你雇了，你赶紧收拾行李，就此动身罢。”老残行李本不甚多，不过古书数卷，仪器几件，收检也极容易，顷刻之间便上了车。无非风餐露宿，不久便到了登州，就在蓬莱阁下觅了两间客房，大家住下，也就玩赏玩赏海市的虚情，蜃楼的幻相。

次日，老残向文、德二公说道：“人人都说日出好看，我们今夜何妨不睡，看一看日出，何如？”二人说道：“老兄有此清兴，弟等一定奉陪。”

秋天虽是昼夜停匀时候，究竟日出日入，有蒙气传光，还觉得夜是短的。三人开了两瓶酒，取出携来的肴馔，一面吃酒，一面谈心，不知不觉，那东方已渐渐发大光明了。其实离日出尚远，这就是蒙气传光的道理。三人又略谈片刻，德慧生道：“此刻也差不多是时候了，我们何妨先到阁子上头去等呢？”文章伯说：“耳边风声甚急，上头窗子太敞，恐怕寒冷，比不得这屋子里暖和，须多穿两

件衣服上去。”各人照样办了，又都带了千里镜，携了毯子，由后面扶梯曲折上去。到了阁子中间，靠窗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朝东观看。只见海中白浪如山，一望无际，东北青烟数点，最近的是长山岛，再远便是大竹、大黑等岛了。那阁子旁边风声呼呼价响，仿佛阁子都要摇动似的，天上云气一片一片价叠起。只见北边有一片大云，飞到中间，将原有的云压将下去，并将东边一片云挤的越过越紧，越紧越不能相让，情状甚为谲诡。过了些时，也就变成一片红光了。慧生道：“残兄，看此光景，今儿日出是看不着的了。”老残道：“天风海水，能移我情，即是看着日出，此行亦不为辜负。”章伯正在用远镜凝视，说道：“你们看！东边有一丝黑影随波出没，定是一只轮船由此经过。”于是大家皆拿出远镜对着观看。看了一刻，说道：“是的，是的。你看，有极细一丝黑线，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那不就是船身吗？”大家看了一回，那轮船也就过去，看不见了。慧生还拿远镜左右观视，正在凝神，忽然大叫：“噯呀，噯呀！你瞧，那边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险！”两人道：“在什么地方？”慧生道：“你望正东北瞧，那一片雪白浪花，不是长山岛吗？在长山岛的这边，渐渐来得近了。”两人用远镜一看，都道：“噯呀，噯呀！实在危险得极！幸而是向这边来，不过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

相隔不过一点钟之久，那船来得业已甚近。三人用远镜凝神细看，原来船身长有二十三四丈，原是只很大的船。船主坐在舵楼之上，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前后六枝桅杆，挂着六扇旧帆，又有两枝新桅，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算来这船便有八枝桅了。船身吃载很重，想那舱里一定装的各项货物。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计其数，却无篷窗等件遮盖风日，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车的三等客位一样。面上有北风吹着，身上有浪花溅着，又湿又寒，又饥又怕。看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气象。那八扇帆下，各有两人专管绳脚的事。船头及船帮上有许多的人，仿佛水手的打扮。

这船虽有二十三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浸入；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不知所做什么事。用远镜仔细看去，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章伯看得亲切，不禁狂叫道：“这些该死的奴才！你看，这船眼睁睁就要沉覆，他们不知想法敷衍着早点泊岸，反在那里蹂躏好人，气死我了！”慧生道：“章哥，不用着急。此船目下相距不过六七里路。等他泊岸的时候，我们上去劝劝他们便是。”

正在说话之间，忽见那船上杀了几个人，抛下海去，掠过舵来，又向东边去了。章伯气的两脚直跳，骂道：“好好的一船人，无穷性命，无缘无故断送在这几个驾驶的人手里，岂不冤枉！”沉思了一下，又说道：“好在我们山脚下有的是渔船，何不驾一只去，将那几个驾驶的人打死，换上几个，岂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何等功德！何等痛快！”慧生道：“这个办法虽然痛快，究竟未免卤莽，恐有未妥。请教残哥以为何如？”老残笑向章伯道：“章哥此计甚妙，只是不知你带几营人去？”章伯愤道：“残哥怎么也这么糊涂！此时人家正在性命交关，不过一时救急，自然是我们三个人去。哪里有几营人来给你带去！”老残道：“既然如此，他们船上驾驶的不下头二百人，我们三个人要去杀他，恐怕只会送死，不会成事罢。高明以为何如？”章伯一想，理路却也不错，便道：“依你该怎么样？难道白白地看他们死吗？”老残道：“依我看来，驾驶的人并未曾错，只因两个缘故，所以把这船就弄的狼狈不堪了。怎么两个缘故呢？一则他们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若遇风平浪静的时候，他驾驶的情状亦有操纵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见这大的风浪，所以都毛了手脚。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平常晴天的时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东西尚还不大很

错。这就叫做‘靠天吃饭’。那知遇了这阴天，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心里不是不想望好处去做，只是不知东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错。为今之计，依章兄法子驾只渔艇，追将上去，他的船重，我们的船轻，一定追得上的。到了之后，送他一个罗盘，他有了方向，便会走了。再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告知船主，他们依了我们的话，岂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吗？”慧生道：“老残所说极是，我们就赶紧照样办去。不然，这一船人实在可危的极！”

说着，三人就下了阁子，分付从人看守行李物件。那三人却俱是空身，带了一个最准的向盘，一个纪限仪，并几件行船要用的物件下了山。山脚下有个船坞，都是渔船停泊之处。选了一只轻快渔船，挂起帆来，一直追向前去。幸喜本日刮的是北风，所以向东向西都是傍风，使帆很便当的。

一霎时，离大船已经不远了，三人仍拿远镜不住细看，及至离大船十余丈时，连船上人说话都听得见。知道除那管船的人搜括众人外，又有一种人在那里高谈阔论的演说。只听他说道：“你们各人均是出了船钱坐船的，况且这船也就是你们祖遗的公司产业，现在已被这几个驾驶人弄的破坏不堪，你们全家老幼性命都在船上，难道都在这里等死不成？就不想个法儿挽回挽回吗？真真该死奴才！该死奴才！”众人被他骂的直口无言。内中便有数人出来说道：“你这先生所说的都是我们肺腑中欲说说不出的话，今日被先生唤醒，我们实在惭愧，感激的很！只是请教有什么法子呢？”那人便道：“你们知道现在是非钱不行的世界了，你们大家敛几个钱来，我们舍出自己的精神，拚着几个人流血，替你们挣个万世安稳自由的基业，你们看好不好呢？”众人一齐拍掌称快。

章伯远远听见，对二人说道：“不想那船上竟有这等英雄豪杰！早知如此，我们可以不必来了。”慧生道：“姑且将我们的帆落几叶下来，不必追上那船，看他是如何的举动。倘真有点道理，我们便可回去了。”老残道：“慧哥所说甚是。依愚见看来，这等人恐怕不

是办事的人，只是用几句文明的辞头骗几个钱用罢了！”

当时三人便将帆叶落小，缓缓的尾大船之后。只见那船上人敛了许多钱，交给演说的人，看他如何动手。谁知那演说的人敛了许多钱去，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立住了脚，便高声叫道：“你们这些没血性的人，凉血种类的畜生，还不赶紧去打那个掌舵的吗？”又叫道：“你们还不把这些管船的一个一个杀了吗？”哪知就有那不懂事的少年，依着他去打掌舵的，也有去骂船主的，俱被那旁边人杀的杀了，抛弃下海的抛下海了。那个演说的人，又在高处大叫道：“你们为什么没有团体？若是全船人一齐动手，还怕打不过他们么？”那船上人，就有老年晓事的人，也高声叫道：“诸位切不可乱动！倘若这样做，胜负未分，船先覆了！万万没有这个办法！”慧生听得此语，向章伯道：“原来这里的英雄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老残道：“幸而尚有几个老成持重的人，不然，这船覆的更快了。”说着，三人便将帆叶抽满，顷刻便与大船相近。篙工用篙子钩住大船，三人便跳将上去，走至舵楼底下，深深的唱了一个喏，便将自己的向盘及纪限仪等项取出呈上。舵工看见，倒也和气，便问：“此物怎样用法？有何益处？”正在议论，那知那下等水手里面，忽然起了咆哮，说道：“船主，船主！千万不可为这人所惑！他们用的是外国向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他们是天主教！他们将这只大船已经卖与洋鬼子了，所以才有这个向盘。请船主赶紧将这三人绑去杀了，以除后患。倘与他们多说几句话，再用了他的向盘，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钱，他就要来拿我们的船了！”谁知这一阵嘈嚷，满船的人俱为之震动。就是那演说的英雄豪杰，也在那里喊道：“这是卖船的汉奸！快杀，快杀！”

船主、舵工听了，俱犹疑不定。内中有一个舵工，是船主的叔叔，说道：“你们来意甚善，只是众怒难犯，赶快去罢！”三人垂泪，赶忙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余怒未息，看三人上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了的断桩破板打下船去。你想，一只小小渔船，怎禁得几百个人用力乱砸？顷刻之间，将那渔船打得粉碎，看着沉下海中